

敦煌写本《春秋后语》残片再发现

郭 丹

本文探讨的敦煌写本《春秋后语》残片是在辽宁省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中发现的。2012年1月,笔者有幸为《辽宁省志·文物志》撰稿,因其中涉及几卷敦煌写经,遂开始留意于馆藏敦煌文献。辽宁省博物馆所藏敦煌文献,溯其来源,主要有三:一是原伪满洲国“国立中央博物馆奉天分馆”的旧藏;二是20世纪50年代东北文物管理处的拨交;三是从辽宁省文物店、罗继祖、宋振庭以及高其渊、高其进昆仲等处购藏。从文献类别看,以佛教典籍居多,同时亦包含一定数量的非佛教类文献,敦煌写本《春秋后语》残片即属于此类。

根据唐人刘知几《史通》的记载,《春秋后语》是一部以战国史为内容的史书。其成书年代在西晋武帝泰始四年(268)至东晋元帝大兴三年(320)之间,作者为孔子二十二世孙孔衍。全书共分十卷,内容涉及战国秦(卷一、二、三)、赵(卷四、五)、韩(卷六)、魏(卷七)、楚(卷八)、齐(卷九)、燕(卷十)七国之人事言行。从历代著录及徵引情况看,南北朝至宋,特别是唐、五代间,《春秋后语》曾一度盛行,不仅出现了注本与译本,还传播至吐蕃、日本、南诏等地。但自南宋以后,该书逐渐式微,至元明间已不见原书。所幸的是,敦煌藏经洞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唐人写本《春秋后语》残片,其中已经刊布的有法国国家图书馆藏P.5034v、P.5523v、P.2702、P.5010、P.3616、P.2872v、P.2589号^①,罗振玉旧藏本^②,英国图书馆藏S.713号^③,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Дх.02663、Дх.02724、Дх.05341、Дх.05784、Дх.11638号^④,中国国家图

①上海古籍出版社、法国国家图书馆:《法藏敦煌西域文献》第16、17、19、26、34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、2002、2005年。

②罗振玉:《鸣沙石室佚书》,民国二年(1913)影印本。

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:《英藏敦煌文献》(汉文佛经以外部份)第2卷,四川人民出版社,1990年。

④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、俄罗斯科学出版社、上海古籍出版社:《俄藏敦煌文献》第9、15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8、2000年。

书馆藏 BD.14665 号^①。此外,在德国、法国以及英国还收藏有《春秋后语》的注本、古藏文译本、略出本和释文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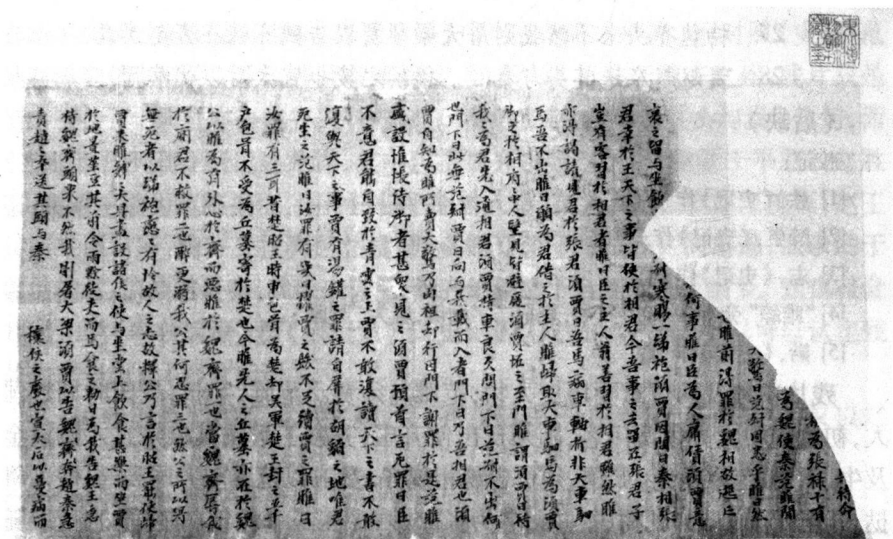
辽宁省博物馆藏敦煌写本《春秋后语》残片同绝大多数的馆藏敦煌文献一样,几十年来沉寂于文物库房之中,不为外界所知,因而希望此次的刊布,能为《春秋后语》研究者提供一份参考资料。

一、辽博藏敦煌写本《春秋后语》残片的内容

辽博藏敦煌写本《春秋后语》残片纸本(见图),为立轴装,旧题签“敦煌残本春秋后语”。首尾俱残缺,纵 27.2 厘米、横 51.5 厘米。两面抄写,背面所抄因已装裱,不能确知其书写内容,正面以楷书书写,存 28 行,每行字数不等。从书体风格看,当系唐代写本。录文如下(凡残一字,用□表示;凡不知残损字数者,用□/□表示;□内字为原字残损,依可辨笔画参以中华书局点校本《史记》补录):

(前缺)

- 1 □/□待命
- 2 □/□称为张禄十有
- 3 □/□为魏使秦范雎闻
- 4 □/□大惊曰范叔固悉[1]乎雎曰然
- 5 □/□也雎前得罪于魏相故逃亡
- 6 □/□叔何事雎曰臣为人庸货须贾意



①中国国家图书馆:《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》第 131 册,国家图书馆出版社,2010 年。BD.14665 原编号为新 865 号。

7 哀之留与坐饮□□范叔寒赐一终袍须贾因问曰秦相张
 8 君幸于王天下之事皆决于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张君子
 9 岂有客习于相君者唯曰臣之主人翁善于相君虽然唯
 10 亦得谒请见君于张君须贾曰吾马病车轴折非大车驷
 11 马吾不出唯曰愿为君借之于主人唯归取大车驷马为须贾
 12 御之于相府府中人望见皆避匿须贾怪之至门唯谓须贾曰待
 13 我我为君先入通相君须贾持车良久问门下曰范叔不出何
 14 也门下曰此无范叔贾曰向与我载而入者门下曰乃吾相君也须
 15 贾自知为唯所卖大惊乃肉袒却行因门下谢罪于是范唯
 16 盛设帷帐侍御者甚众见之须贾顿首言死罪曰臣
 17 不意君能自致于青云之上贾不敢复读天下之书不敢
 18 复与天下之事贾有汤镬之罪请自屏于胡貉之地唯君
 19 死生之范唯曰汝罪有几曰擢贾之发不足续贾之罪唯曰
 20 汝罪有三耳昔楚昭王时申包胥为楚却吴军楚王封之五千
 21 户包胥不受为丘墓寄于楚也今唯先人之丘墓亦在于魏
 22 公以唯为有外心于齐而恶唯于魏齐罪一也当魏齐辱我
 23 于厕君不赦罪二也醉更[2]溺我公其何忍罪三也然公之所以得
 24 无死者以终袍恋恋有怜故人之志[3]故释公乃言于昭王罢使归
 25 贾来唯辞[4]唯大具尽设诸侯之使与坐堂上饮食甚乐而坐贾
 26 于地置莖豆其前令两黔[5]徒夹而马食之勅曰为我告魏王急
 27 持魏齐头来不然我则屠大梁须贾以告魏齐魏齐奔赵秦急
 28 责赵赵卒送其头与秦 穰侯之废也宣太后以忧病而

(后缺)

校记:

[1] 悉,《史记》作“无恙”。

[2] 醉更,《史记》作“更醉”。

[3] 志,《史记》作“意”。

[4] “唯辞”旁有一“✓”符号,表示二字颠倒,应为“辞唯”。

[5] 黔,《史记》作“黥”。

残片中涉及两位重要历史人物,范唯与须贾。范唯,字叔,战国时期魏国人,初为魏中大夫须贾门客,随须贾出使齐国,齐襄王敬重其雄辩之才赐以金及牛、酒,被范唯拒绝。归国,须贾告魏相魏齐。魏齐以范唯与齐国私通,使人鞭挞,几至死。范唯诈死得脱,并化名为张禄。秦昭王三十六年(前 271),范唯随秦国使者王稽入秦,并逐渐获得秦昭王赏识和器重,四十一年(前 266)被封应侯,居秦相位。范唯拜为秦相后,主张东伐韩、魏二国,魏王闻知,遣使须贾赴秦求和,于是引出范唯微服戏须贾、须贾以终袍之赠得恕以及范唯庭辱须贾、魏齐出奔赵国最终自杀而死等事。范唯与须贾的恩怨,事见《史记·范唯蔡泽列

传》^①。上引残片所述内容正是须贾出使秦国至魏齐奔赵而死一段。

二、残片系《春秋后语》“秦语下第三”之片段

对比上文所列业已刊布的敦煌写本《春秋后语》残卷,此残片有诸多相类之处。一是所记内容均属战国时期七国史事。二是用语习惯、行文风格相同。三是书写字体相近,都是小字楷书。

唐刘知几《史通·内篇》载:“至孔衍,又以《战国策》所书未为尽善,乃引太史公所记,参其异同,删彼二家,聚为一录,号为《春秋后语》。”^②知晋人孔衍是以《战国策》和《史记》为基础编撰《春秋后语》的。关于该书叙事起迄年代,刘氏云:“始自秦孝公,终于楚、汉之际。”^③考此残片,史事、人物正与《史记》相符,事件发生年代为秦昭王四十一年(前266),时间也在刘知几所记《春秋后语》叙事范围内。

晚唐人陈盖注胡曾《咏史诗》,援引《春秋后语》十五则五千餘字,其中有范雎阻止白起攻打邯郸的内容:“(白起)进军围赵邯郸,而军粮不属,乃遣使告秦王请益军粮灭赵,秦王许之,被原(应)侯范雎知其灭赵功高,位居于上,乃谓昭王曰:‘今赵军虽破,秦亦伤众,白起但为已身本,使成功,不能连为社稷忧。万姓困于远输,国内空虚。臣恐楚、魏乘虚攻秦,愿王释赵,且息万姓,一二年复攻灭赵未晚。’王遂罢白起之兵。”^④宋初所撰《太平御览》中徵引《春秋后语》“伍子胥橐载而出昭关,夜行昼伏,至于杜陵,无以糊其口,坐行匍匐,稽首肉袒(袒),而鼓腹吹箫,乞食于吴市”一段^⑤,据《史记》,这段文字是范雎游说秦昭王的话。这都说明原本《春秋后语》中当有范雎之事迹。而对照《史记·范雎蔡泽列传》相关文字^⑥,残片叙事简洁,如27-28行关于魏齐之死,残片只是简略交待了“须贾亦告魏齐,魏齐奔赵。秦急责赵,赵卒送其头与秦”几句,而《范雎蔡泽列传》则记述尤详,其中包括魏齐逃奔赵国后,隐匿于平原君赵胜家;秦昭王欲为范雎报仇,用计诱骗平原君入秦,扣为人质以向赵王施压;赵王兵围平原君所,魏齐又投奔赵相虞卿;虞卿弃相印与魏齐一同出逃,欲求助于魏信陵君;信陵君畏秦,犹豫未肯见,魏齐绝望之下自刎等若干细节。这也符合刘知几说《春秋后语》删《战国策》、《史记》以成书的特征。所以可以认定残片内容当出自《春秋后语》。

《春秋后语》按秦、赵、韩、魏、楚、齐、燕七国分国系年,各国之中,又以君

①司马迁:《史记》卷七九,中华书局,1959年,第2401-2414页。

②③刘知几:《史通》卷一“六家第一”,《四部丛刊初编》本,上海商务印书馆,1919年,第6页。

④陈盖:《注胡曾咏史诗》卷三,《四部丛刊三编》本,上海商务印书馆,1936年,第6页。

⑤李昉等:《太平御览》卷八二七“资产部七”,中华书局,1960年,第3687页。

⑥司马迁:《史记》卷七九,第2415-2416页。

主世系为序,编年纪事。今据法国国家图书馆、英国图书馆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等处收藏的敦煌写本《春秋后语》之《秦语》部分所涉秦王系年叙事列表如下(仅列有确切系年者):

	秦王世系	系年叙事	出处	所属卷次
1	秦孝公	孝公十一年(前 351),以公孙鞅为大梁造,将兵围魏安邑,降之。 十二年(前 350),大筑冀阙,自雍徙都之,始开千陌,立封疆而赋税。 孝公廿年(前 342),公孙鞅请伐魏。 孝公卒,太子立,是为惠王。	P.5034v P.5034v P.5034v P.5523v	《秦语》上第一
2	秦惠王	惠王十年(前 328),以张仪为相。 惠王十二年(前 326),韩、魏相攻,替年不解。惠王欲救,问于左右。 惠王十四年(前 324),初称王,改十四年为元年。王欲伐齐,患齐、楚从亲,使张仪往相楚。 惠王卒,子武王立。	P.5034v P.2702 P.2702 P.2702	《秦语》中第二
3	秦武王	武王元年(前 310),群臣日夜恶张仪,而齐又来让仪。 武王二年(前 309),初以樗里疾为左丞相,甘茂为右丞相。	P.2702 P.2702	《秦语》中第二
				
4	秦始皇	廿六年(前 221),将军王贲灭齐,虏齐王建,(天)下大定,海内一统。 卅年(前 217),秦始皇置酒咸阳宫,博士七十人前为寿议。 卅二年(前 215),燕人卢生奏录图书曰:“亡秦(者),胡也。”始皇乃使蒙恬将兵三十万北击胡,略取河南地,筑长城以为塞。 卅六年(前 211),有荣或守心,有坠星下于东郡,至地为石。	Дx.02663、Дx.02724、 Дx.05341、Дx.05784 Дx.02663、Дx.02724、 Дx.05341、Дx.05784 Дx.02663、Дx.02724、 Дx.05341、Дx.05784、 Дx.11638 S.713	《秦语》下第三
5	秦二世	二世元年(前 209),以赵高为郎中令,常侍中用事。 二世二年(前 208),关东兵遂盛,周章等众数十万至灊水,二世大惊,与群臣议。 世三年(前 207),以赵高为丞相。关东兵日胜,章邯等□□秦而降之,赵高惧。	S.713 S.713 S.713	《秦语》下第三

从上表所列敦煌写本《春秋后语》之《秦语》部分来看,《秦语》分为三卷。秦国自秦孝公至秦二世,共历秦孝公、秦惠王、秦武王、秦昭王、秦孝文王、秦庄襄王、秦始皇、秦二世八位君主。秦昭王系秦惠王之子,秦武王之异母弟,武王卒后,成为秦国国君。上引残片所述史事发生在秦昭王在位期间,按序当系于秦武王之后,孝文王之前。已知敦煌写本中,法藏 P.2702 载“武王二年”后有“秦语中第二”尾题,知卷二止于秦武王二年。故上引残片当属《春秋后语》“秦语下第三”之片段。

三、辽博藏敦煌写本《春秋后语》残片的价值

部分敦煌写本《春秋后语》于清光绪二十六年(1900)敦煌石室开启以后,陆续流散到英、法、俄等国。1913年,罗振玉整理自藏敦煌文书以及伯希和提供的敦煌遗书照片,影印出版了《鸣沙石室佚书》,首次将敦煌写本《春秋后语》公布于世,从而引起学界对《春秋后语》的关注。1934年,王重民赴法国搜集敦煌文献资料,在对伯希和所劫敦煌文书编目期间,撰写了大量古籍写本提要,后编为《巴黎敦煌残卷叙录》^①。该书不仅介绍了《春秋后语》之《秦语》上、中、下和《赵语》上、下,同时探讨了《春秋后语》全书各卷的内容。

1970年以来,有多位学者对敦煌残本《春秋后语》进行了校录和研究,先后发表和出版的有郑良树《〈春秋后语〉辑校》^②,康世昌《〈春秋后语〉试探》^③、《〈春秋后语〉辑校》^④、《〈春秋后语〉研究》^⑤,王恒杰《〈春秋后语〉辑考》^⑥,以上专篇广泛收集敦煌文献和其他文献中相关资料,试图还原《春秋后语》一书之历史原貌,兼及《春秋后语》的撰述与体例、流行与亡佚以及存世《春秋后语》的概况等。此后,荣新江、陆庆夫、陆离等学者又陆续刊布了包括注本在内今敦煌写本《春秋后语》的零散片段^⑦。这些研究成果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《春秋后语》原书亡佚之缺憾。不过在以往揭出的敦煌写本《春秋后语》残篇中,均未见上引残片中的内容。

国家图书馆藏有 BD.14665 号,李际宁先生曾予以整理并考证,知其为蔡

①王重民:《巴黎敦煌残卷叙录》,民国二十五年(1936)、民国三十年(1941)北平图书馆印行。

1957年,王重民又将历年撰写敦煌古籍题记和前人研究成果,汇编为《敦煌古籍叙录》。

②郑良树:《〈春秋后语〉辑校》,《书目季刊》1970年第4卷第4期。

③康世昌:《〈春秋后语〉试探》,《敦煌学》1988年第13辑。

④康世昌:《〈春秋后语〉辑校》(上、下),《敦煌学》1989年第14辑、1990年第15辑。

⑤康世昌:《〈春秋后语〉研究》,《敦煌学》1991年第16辑。

⑥王恒杰:《〈春秋后语〉辑考》,齐鲁书社,1993年。

⑦分别见荣新江:《德藏吐鲁番出土〈春秋后语〉注本残卷考释》,《北京图书馆馆刊》1999年第2期,第71-73页;陆离:《俄藏敦煌写本〈春秋后语〉残卷探识》,《文献》2001年第2期,第212-225页;陆庆夫、陆离:《俄藏敦煌写本〈春秋后语〉残卷再探》,《敦煌学辑刊》2004年第1期,第1-12页。

泽入秦游说范雎文^①。据《战国策·范雎至秦》^②、《战国策·蔡泽见逐于赵》^③以及《史记·范雎蔡泽列传》^④，范雎于秦昭王三十六年入秦，四十一年拜相，说秦昭王事当在秦昭王三十六年至四十一年间。范雎出任秦相十馀年后，燕人蔡泽至秦，游说其应功成身退，秦昭王五十二年（前 255），范雎称病辞相，荐蔡泽继之。从已经刊布的敦煌写本《春秋后语》片段看，尚缺少范雎自拜秦相至辞相之间大约十年的相关资料，辽博藏敦煌写本《春秋后语》残片的发现，无疑再次为古佚书《春秋后语》增添了新的内容。

众所周知，罗振玉是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奠基人，自 1909 年力促学部购存敦煌劫馀秘籍，至 1940 年病逝，不仅勤于敦煌文献整理、刊布和研究，还悉心购藏流散的敦煌文献。罗振玉收藏的敦煌文献，部分收录于《鸣沙石室佚书》、《鸣沙石室佚书续编》、《鸣沙石室古籍丛残》、《宸翰楼所藏书画目录》、《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》以及罗福苾《沙洲文录补遗》等书中。据《国立中央博物馆时报》^⑤载，1940 年 3 月 24 日至 4 月 14 日，伪满“国立中央博物馆奉天分馆”举办《罗振玉先生所藏敦煌出土古文书特别展览》，展出罗氏收藏的敦煌古文书手卷 43 种、册页 3 种、立轴 13 种，通过《国立中央博物馆时报》所列的展品目录获知：罗氏至少收藏有《春秋后语》敦煌写本两种，一为《春秋后国语残卷》，一为《唐写本春秋后国语轴》。宣统二年（1910），罗振玉购入了一件敦煌写本《春秋后语》残卷，并将其收录于《鸣沙石室佚书》中，这一卷后被学界称为“罗振玉旧藏本”，《春秋后国语残卷》极有可能就是该卷。而从辽宁省博物馆藏敦煌文献来源看，罗振玉藏品占有一定的比例，因此有理由推测，本文探讨的敦煌写本《春秋后语》残片或亦即罗振玉之旧藏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辽宁省博物馆

①李际宁：《〈春秋后语〉拾遗》，《敦煌吐鲁番研究》1995 年第 1 卷，第 335-338 页。

②刘向：《战国策》卷五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5 年，第 184-197 页。

③刘向：《战国策》卷五，第 211-221 页。

④司马迁：《史记》卷七九，第 2418-2425 页。

⑤《国立中央博物馆时报》1940 年 7 月 10 日，第 6 号。